

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

北京大学历史系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目 录

鸦 片 战 争

錢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吸烟以杜弊端片	林则徐 (1)
鴉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請变通办理折附片	许乃济 (4)
曼切斯特商会上首相迈尔本与外交大臣巴麦尊备忘录	(8)
义律致巴麦尊私人机密件	义 律 (9)
三元里打仗日记	林福祥 (11)
尽忠报国全粵义民申諭英夷告示	(12)
南京条约	(16)
望厦条约	(19)

太 平 天 国

原道醒世训	洪秀全 (27)
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諭 (奉天讨胡檄)	杨秀清等 (29)
諭英使文翰	杨秀清等 (31)
天朝田亩制度	(32)
资政新篇	洪仁玕 (37)
李秀成自述 (节录)	李秀成 (52)
常胜军始末	吴 煦 (66)
阿礼国上文翰机密报告	阿礼国 (69)

第二次鸦片战争

約翰·包令致克勒拉得恩伯爵函	包 令 (71)
----------------------	----------

大沽前后之役	夏 燮 (72)
沥陈嘆嗟所請不得不从权允准折	桂良等 (78)
卜鲁斯致罗素	卜鲁斯 (80)

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

請飭各省保护教士片	奕訢等 (86)
江西匿名揭帖：扑灭异端邪教公启	(87)
密访问答	(88)
覆陈奉旨飭赴天津查办教案折	曾国藩 (89)

洋务派的活动

請设总理衙门等事酌拟章程六条折	奕訢等 (91)
覆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曾国藩 (96)
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	李鸿章 (98)
试办织布局折	李鸿章 (103)

中 法 战 争

一七八七年百多祿主教上路易十六的奏议	(106)
法越交涉事端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折	李鸿章 (107)
請罢斥李鸿章片	秦钟简 (111)
越南义民与法兵接仗情形片	徐延旭 (113)
劾大臣玩寇疏	潘炳年等 (114)

中 日 战 争

征韩论	佐田白茅 (118)
海军篇	姚锡光 (120)
致军机处台民不服割地恐激他变电	唐景崧 (126)
科士达外交回忆录	科士达 (127)
中日马关新约	(128)

戊戌维新

商政	薛福成(135)
应诏统筹全局折	康有为(137)
变法通议(节录)	梁启超(144)
仁学(节录)	谭嗣同(147)
辟韩	严复(152)
戊戌政变纪事本末(节录)	梁启超(156)

义和团运动

谕内阁严禁拳民滋事保护教堂教民	(166)
谕内阁以外邦无礼横行当召集义民誓张撻伐	(166)
军机处寄各省督抚等电旨	(168)
军机处寄出使俄国大臣杨儒等电旨	(168)
军机处寄护理直隶总督廷雍上谕	(170)
义和团告白	(170)
马兰村坎字团告示	(171)
刘青田碑文	(172)
义和团揭帖	(172)
义和团警告国闻报揭帖	(172)
义和团痛斥李鸿章等揭帖	(173)
团规	(173)
沥陈拳会难恃外衅勿开联络洋人力保 长江会街电奏	刘坤一、张之洞(175)
寄粤宁苏鄂皖各帅	盛宣怀(177)
瓦德西拳乱笔记	瓦德西(179)
辛丑条约	(190)

辛亥革命

有志竟成	孙文(198)
------------	---------

兴中会宣言	孙 文(219)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炳麟(220)
警世钟	陈天华(235)
同盟会宣言	孙 文(247)
民报发刊词	孙 文(250)
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孙 文(251)
英使朱邇典致英外部葛奎电	朱邇典(260)
英外部葛奎致英使朱邇典电	葛 奎(261)
德驻京公使哈豪森致外部电	哈豪森(261)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262)

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

二十一条	(267)
第二次讨袁宣言	孙 文(270)
蓝辛石井协定	(274)
天津法租界罢工风潮	民国日报(276)
孔子与宪法	李大钊(283)
狂人日记	鲁 迅(285)

统 计 表

表(一) 1843年中英协定关税前后

几种主要进出口货物的新旧税率水准比较表	(294)
---------------------------	-------

表(二) 1864—1919年间中国进出口货价总数统计表

表(三) 1872—1911年历年设立的厂矿及其资本统计表

表(四) 1840—1913年各时期外国在华

设立的主要厂矿资本比较表	(298)
--------------------	-------

表(五) 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吨位比较表

鴉片戰爭

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喫烟以杜弊端片 林则徐

道光十八年九月（1838年11月）

再，臣接准部咨：“钦奉上谕：‘据宝兴奏：近年银价日昂，纹银一两易制钱一串六七百文之多，由于奸商所出钱票，註写外兌字样，辗转磨兌，并无现钱。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吾磨兌，总以现钱交易，以防流弊等语。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会议具奏，并著直省各督抚妥议章程奏明办理。钦此。’”

臣查钱票之流弊，在于行空票而无现钱。盖兌银之人，本恐钱重难携，每以用票为便，而奸商即因以为利，遇有不取钱而开票者，彼即啗以高价，希图以纸易银，愚民小利是贪，遂甘受其欺而不悟。迨其所开之票，积至盈千累百，并无实钱可支，则于暮夜关歇潜逃，兌银者持票控追，终成无著。此奸商以票骗银之积弊也。臣愚以为弊固有之，治亦不难。但须飭具五家钱铺连环保结，如有一家逋负，责令五家分赔，其小铺五家互结，复由年久之大铺及殷实之银号加结送官，无结者不准开铺，如违严究，并拘拏脱逃之铺户，照诓骗财物例计赃，从重科罪，自可以遏其流。但此弊祇系欺诈病民，而于国家度支大计，殊无关碍。盖钱票之通行，业已多年，并非始于今日，即从前纹银每两兌银^①一串之时，

① 银，误，当作钱。

各铺亦未尝无票，何以银不如是之贵？即谓近日奸商更为诡猾，专以高价骗人，亦祇能每两多许制钱数文及十数文为止，岂能因用票之故，而将银之仅可兑钱一串者，忽抬至一串六七百文之多，恐必无是理也。且市侩之牟利，无论银贵钱贵，出入皆可取赢，并非必待银价甚昂，然后获利。设使此时定以限制，每两祇许易钱一串，彼市侩何尝不更乐从，不过兑银之人，喫亏更甚耳。若抑银价而使之贱，遂谓已无漏卮，其可信乎？

查近来纹钱之绌，凡钱粮盐课关税，一切支解，皆已极费经营，犹借民间钱票通行，稍可济民用之不足。若不许其用票，恐捉襟见肘之状，更有立至者矣。

夫银之流通于天下，犹水之流行于地中，操舟者必较水之浅深，而陆行者未必过问；贸易者必探银之消息，而当官者未必尽知。譬如闸河之水，一遇天旱，重重套板，以防渗漏，犹恐不足济舟；若闭闸不严，任其外洩，而但责各船水手以空浅，即使此段磨浅而过，尚能保前段之无阻乎？银之短绌，何以异是？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闾閻聚集之地。迭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金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祇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此亦如行舟者验闸河之水志，而知闸外洩水之多，不得以现在行船尚未搁浅，而姑苟安于旦夕也。臣窃思人生日用饮食所需，在富侈者固不能定其准数；若以食贫之人，当中熟之岁，大约一人有银四五分即可过一日，若一日有银一钱，则诸凡宽裕矣。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须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三十六两。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四万万人，若一百分之中

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两，此可覈数而见者。况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鸿胪寺卿黄爵滋原奏所云“岁漏银数千万两”，尚系举其极少之数而言耳。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岂堪设想？而吸食者，方且呼朋引类，以诱人上癮为能，陷溺愈深，愈无忌惮。儆玩心而迴颓俗，是不得不严其法于吸食之人也。

或谓重办开馆兴贩之徒，鸦片自绝，不妨于吸食者稍从末减。似亦持平之论。而臣前议条款，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重，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即此时众议之难齐，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吸食者果论死，则开馆与兴贩即加至斩决梟示，亦不为过。若徒重于彼而轻于此，仍无益耳。譬之人家子弟，在外游荡，靡恶不为，徒治引诱之人而不锢其子弟，彼有恃无恐，何在不敢复犯？故欲令行禁止，必以重治吸食为先。且吸食罪名，如未奉旨飭议，虽现在止科徒杖，尚恐将来忽罹重刑，若既议而终不行，或略有加增无关生死，彼吸食者皆知从此永无重法，孰有戒心？恐嗣后喫食愈多，则卖贩之利愈厚，即冒死犯法，亦必有人为之。是专严开馆兴贩之议，意在持平，而药不中病，依然未效之旧方已耳。谚云：“刑足之市无业屨，僧寮之旁不鬻栴。”果无吸食，更何开馆兴贩之有哉？

或谓罪名重则讹诈多。此论亦似。殊不思轻罪亦可讹诈，惟无罪乃无可讹诈。与其用常法而有名无实，讹诈正无了期，何如执重法而雷厉风行，吸食可以立断，吸食既断，

讹诈者又安所施乎？若恐断不易断，则目前之缴具已是明征；若恐诛不胜诛，岂一年之限期犹难尽改？特视奉行者之果肯认真否耳。诚使中外一心，誓除此害，不惑于姑息，不视为具文，将见人人涤虑洗心，怀刑畏罪，先时虽有论死之法，届期并无处死之人，即使届期竟不能无处死之人，而此后所保全之人，且不可胜计，以视养痍贻害，又孰得而孰失焉？夫《舜典》有怙终贼刑之令，《周书》有群饮拘杀之条，古圣王正惟不乐于用法，乃不能不严于立法。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故曰：“刑罚世轻世重”。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鉅，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借寇资盗，不亟为计？

臣才识浅陋，惟自念受恩深重，备职封圻，覩此利害切要关头，窃恐筑室道谋，一纵即不可复挽。不揣冒昧，谨再沥忱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5，叶9—15。

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附片 许乃济

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1836年6月10日）

奏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仰祈圣鉴密饬确查事：

窃照鸦片本属药材，其性能提神、止洩、辟瘴，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谓之阿芙蓉。惟吸食既久，则食必应时，谓之上瘾，废时失业，相依为命。甚者气弱中干，面灰

齿黑，明知其害而不能已。诚不可不严加厉禁，以杜恶习也。

查鸦片之类有三：一曰公斑皮，色黑，亦谓之乌土，出明雅喇^①；一曰白皮，出孟买；一曰红皮，出曼达喇萨；皆噶咭喇属国。乾隆以前，海关则例入药材项下，每百斤税银三两，又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其后始有例禁。嘉庆初，食鸦片者罪止枷杖，今递加至徒、流、绞、监候各重典，而食者愈众，几遍天下。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货。今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嘉庆时每年约来数百箱，近年竟多至二万余箱，每箱百斤。乌土为上，每箱约价银洋八百圆；白皮次之，约价六百圆；红皮又次之，约价四百圆。岁售银一千数百万圆，每圆以库平七钱计算，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夷商向携洋银至中国购货，沿海各省民用，颇资其利。近则夷商有私售鸦片价值，无庸挟资，洋银遂有出而无入矣。国家承平垂二百年，休养生息，财帛充仞，欣遇皇上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宜乎黄金与土同价矣。然向常纹银每两易制钱千文上下，比岁每两易制钱至千三四百文，银价有增无减。鹺务易盐以钱，而交课以银，盐商赔累甚重，遂至各省鹺务俱形疲敝。州县征收钱粮，其赔累亦复相同。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忍言。

或欲绝夷人之互市，为拔本塞源之说。在天朝原不惜损此百余万两之税饷。然西洋诸国通市船者千有余年，贩鸦片者，止噶咭喇耳，不能因绝噶咭喇，并诸国而概绝之，濒海数十万众恃通商为生计者又将何以置之？且夷船在大洋外，

① 明雅喇，即孟加拉。

随地可以择岛为廛，内洋商船皆得而至，又乌从而绝之？比岁夷船周历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销售鸦片。虽经各地方官当时驱逐，然闻私售之数，亦已不少。是虽绝粤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货之不来。

或谓有司官查禁不力，致令鸦片来者日多。然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道光元年（1821年），两广督臣阮元严办澳门屯户叶恒树，夷商无可託足，因自贩于零丁洋。其地在蛟门以外，水路四通，有大船七八支，终岁停泊，收贮鸦片，谓之趸船。有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由窑口兑价银于夷馆，由夷馆给票单，至趸船取货。有来往护艇，名曰快蟹，亦曰扒龙，炮械毕具，亡命数十辈，运桨如飞，所过关卡，均有重贿，迂兵役巡船向捕，辄敢抗拒，互致杀伤。前督臣卢坤，调派水师副将秦裕昌、香山知县田溥等，拏获梁显业贩卖鸦片船只，起出烟泥一万四千余斤，格杀生擒者共数十人，并按治窑口匪犯姚九欧宽等，籍产入官。查办非不认真，而此风终未能戢。

盖凡民之畏法不如其觊利，鬼蜮伎俩，法令实有时而穷。更有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臣前在广东署臬司任内，报案纷纷，至栽赃讹诈之案尤所在多有，良民受累者不可胜计。此等流弊，皆起自严禁以后。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大为之防，早为之计。今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祇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洋银应照纹

银一体禁其出洋，有犯被获者，鸦片销毁，银两充赏。至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劾职从公，或储材备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致蹈废时失业之愆。惟用法过严，转致互相容隐。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宽之正所以严之也。该管上司及保结统辖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或疑弛禁于政体有关。不知觞酒，衽席皆可戕生，附子、乌头非无毒性，从古未有一一禁之者。且弛禁仅属愚贱无职事之流，若官员、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数，似无伤于政体。而以货易货，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复瞻顾迟回，徒徇虚体，窃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匱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

臣以一介菲材，由给事中仰沐圣恩拔擢，历官中外，前任岭表监司几十年，报称毫无，深自愧恨，而于地方大利大害，未尝不随时访问。因见此日查禁鸦片，流弊日甚一日，未有据实直陈者。臣既知之甚确，曷敢壅于上闻？伏乞皇上勅下粤省督抚及海关监督，密查以上各情节；如果属实，速议变通办理章程，奏请宸断施行，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国计。

臣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奏。

附 片

再，臣更有请者：鸦片烟土，系用罌粟花结苞时刺取津液，熬炼而成。闽、广、浙东、云南，向有栽种罌粟，制造鸦片者，迭经科道各官奏请严禁，内地遂无人敢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藪全归外洋矣。其实中原土性和平，所制价廉力薄，食之不甚伤人，上瘾者易于断绝。前明淡巴菰来自吕宋，即今之旱烟，性本酷烈，食者欲眩，先亦有禁，后乃听

民间吸食，内地得随处种植，吕宋之烟，遂不复至，食之亦竟无损于人。今若宽内地民人栽重罌粟之禁，则烟性平淡，既无大害，且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特虑夺南亩之地力，荒农夫之耕作，则关系匪轻。但以臣所闻广东省情形言之，九月晚稻刈穫既毕，始种罌粟。南方气暖，二三月便已开花结实，收浆后乃种早稻，初无碍于地力，而大有益于农夫。应请勒查各省旧种罌粟处，如果于早晚两季均无妨碍，亦准听民之便，庶外洋无奇可居，而夷舶之私售鸦片者久之可以渐绝，此亦转移之微权。

是否可行，合并陈明请旨。谨奏。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页216—219。

曼切斯特商会上首相迈尔本与外交

大臣巴麦尊备忘录

1836年（道光十六年）2月

对华贸易维持英国航船十万吨，而这又是可能大为扩张的。中国为英国制造业提供一个销量庞大而又迅速扩张的市场；同时又为印度的出产提供销路，众信其数达三百万镑，而这又使得我们的印度人民藉以能够大量消费我们的制品。〔为了换取英印进口货物〕，中国输出茶叶和生丝，生丝价值在一百万镑以上，没有生丝，我们这一门极重要的、迅速增长着的制造业便将大大地瘫痪了。然而自律劳卑失败以后，对华贸易已陷入不稳定的、无保护的状态，横受行商和地方政府的勒索与禁阻。于是，不列颠财产每日都处于危险状态之中：我们的人每日都可受到侮辱；我们的君主已经在他所派的代表律劳卑身上受到侮辱；我们的产业可能被瘫

瘼；我们的税收可能每年遭受四百至五百万镑的损失。〔因此，备忘录提呈人〕以最迫切的心情呈请不列颠政府施展保护〔英商的〕威力，〔我们认为〕如果直接和中国最高政府接触，将会比通过广州那批低级官吏之迂迴而又腐化的中介更有效得多。

——《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
（下）。载《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页109—110。

义律致巴麦尊私人机密件

1839年4月3日（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日）广州发，8月29日
（七月二十一日）收到；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31

……现在，我的勋爵，我马上就呈献对策。鄙见以为中国方面这次可耻的挑衅行为，乃是陛下政府对于过去所受一切损害取得补偿的最好理由，这是把我们将来和这个帝国的商务安放在稳固而广阔的基础之上的最有希望的机会，这样对策的正义性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我认为，我的勋爵，对于所有这一切不可饶恕的暴行的反响，应该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

中国对陛下官员与臣民已经犯下了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用最近这样方式强迫缴出英国人的财产就是一种侵略，这在原则上是如此其危险，在实行上又如此其不能容忍，所以，为每一件损失要求完全的赔偿，已成为文明的高尚义务了。

就地球表面这么一个最最渺不足道的权力，竟至破坏世界上国际交往的正当原则而言，我仁德陛下实对整个基督教世界负有为真理与正义而成为这次挑衅行为的合适裁决人的

一切责任。

我的勋爵，中国人这样做法，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乃是邪恶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们昧于陛下政府表现愤怒的力量。不管怎样，教他们明白过来，乃是适宜而且需要的。

我以最最忠诚的心情献议陛下政府，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陛下政府将从此获取最最适意的满足。

然后，我建议，应该经过白河口向朝廷致送通牒〔不在前一步之先致送〕，提出要求：林邓两人撤职惩办；就那些对女王多次失敬的行为提供适当的道歉；对于暴行所造成的沉重损失，给予一定的金钱赔偿；正式把舟山岛割让给英王陛下；并以充分而毫无保留的上谕，明令准许帝国人民在那些岛上和一切沿海港口和我们做生意；等整个赔款付清，一切其他条款都忠实履行了以后，然后才解除封锁。

如赔款五百万镑，除去补偿所受到的巨大损失而外，我以为是不会有剩余的。不过，我以为陛下政府会想到，要是掣这个数目中的一部分挑换更为有利的办法，例如替英国货物取得自由输入广州宁波厦门与南京的权利，为期十年，那也是切实可行的。〔按原件经巴麦尊把这一整段划上了注意符号——译者。〕

我的勋爵，我还必须以最最迫切的心情建议，应该使用足够的武力，并以西方国家对这个帝国所从来没有过的最有力的方式进行武力行动的第一回合。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会使今后许多年内不再发生这类惨剧，必须教训中国政府，要他懂得对外义务的时机已经来到了。……

——《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页17—18。

三元里打仗日记

林福祥

……然逆夷在三元里一带，恣其淫掠，人人为之发指。予连日与杨汝正劝谕数十乡，激以忠义，忧以利害，于是乡民怦怦欲战。（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1841年5月29日），予与各乡约，每乡设大旗一面，上书乡名，大锣数面，倘有缓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予仍以水勇当头阵。约成，予即（遣）间谍密禀宫保^①，而举事犹无定期也。初十日（5月30日）辰刻，逆夷由三元里过牛栏岗抢劫，予闻锣声不绝，即带水勇应之，而八十余乡，亦执旗继至，不转眼间，来会者众数万，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斯时也，重重叠叠，遍野漫山，已将夷兵困在垓心矣。彼此发炮，互有死伤，而最先阵亡者，则唯予之家人谭胜也。〔谭胜者，顺德人，死时年十八，现在义勇祠供为首座。〕时天色清明，忽而阴云四起，午刻迅雷烈风，大雨如注，日夜不息。未刻后，逆夷之鸟枪火炮，俱被雨水湿透，施放不响。且夷兵俱穿皮底鞋，三元里四面皆田，雨后泥泞土滑，夷兵寸步难行，水勇及乡民，遂分头截杀。予水勇砍得逆夷兵头首级一颗，杀毙夷兵十二名。乡民杀得夷兵二百余名，而水勇乡民战死者共二十名。盖是日夷兵之在四方台下者，无一脱生去。时逆兵头义律马礼逊尚带夷兵二十余名在台上，水勇等争欲上台擒杀，唯已三更，予恐黑夜上台，其枪炮由上击下，必致民勇受伤，且恐黑夜易致逃脱，爰命水勇乡民，屯在台下，终夜严守，将待天明而后捉生。不意十一（5月31日）朝，有当事开城弹压者，且

^① 宫保，指祁埏。

斥予等多事也，而人心解体矣，散矣，义律马礼逊生矣，和矣。既得粤东之六百万，又往寇闽浙江苏矣，而后患遂无穷矣。假令是日一鼓歼绝，使其入虎门者片帆不返，则六百万固可不必破钞，而逆夷之辎重船只，反为我有，彼在外洋者，又乌能测内地之虚实，又何至有江浙之患哉？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天乎！人乎！

——《平海心筹》，卷下，叶26—28，

尽忠报国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①

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尔逆犬羊知悉：

查尔英夷素习，豺狼成性，抢夺为强，即前明倭寇之党。我天朝曾经将尔诛灭，因大洋各属国，求我皇上准其通商，我皇上体天地好生之德，容尔狗邦通商交易。尔不过贪利而来，有何知识？尔之贪利，犹畜生之贪食，不知法度，不知礼义。尔试揽镜自照，尔模样与畜生何异？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何知忠孝节义？何知礼义廉耻？尔虽有羽毛、大呢，非我湖丝，焉能织造？虽有花边、鬼头，非我纹银、白铅，焉能铸成？其余各物，皆学我天朝法度。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材，皆尔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

① 据《鸦片战争》编者注：录自钞本《平夷录》卷7（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此文当时流传颇广。又见钞本《入寇志》第3册（张元济先生藏），称《广东义民谕英夷告示》。又见钞本《时事文件》，称《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见罗香林辑《鸦片战争粤东义民抗英史料》，载《社会科学丛刊》第2卷第2期）。又见宋默藏的《鸦片战争新史料》，题目是《广东乡民与英夷告示》（见《国闻周报》第11卷第4号）。当时江苏巡抚梁章钜曾将此文钞录入奏，题目是《广东义民斥告英夷说帖》（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叶15至20）。各本不但题目彼此不同，文字也小有出入，这本是钞本书常有的现象。兹汇集各本，加以校勘。